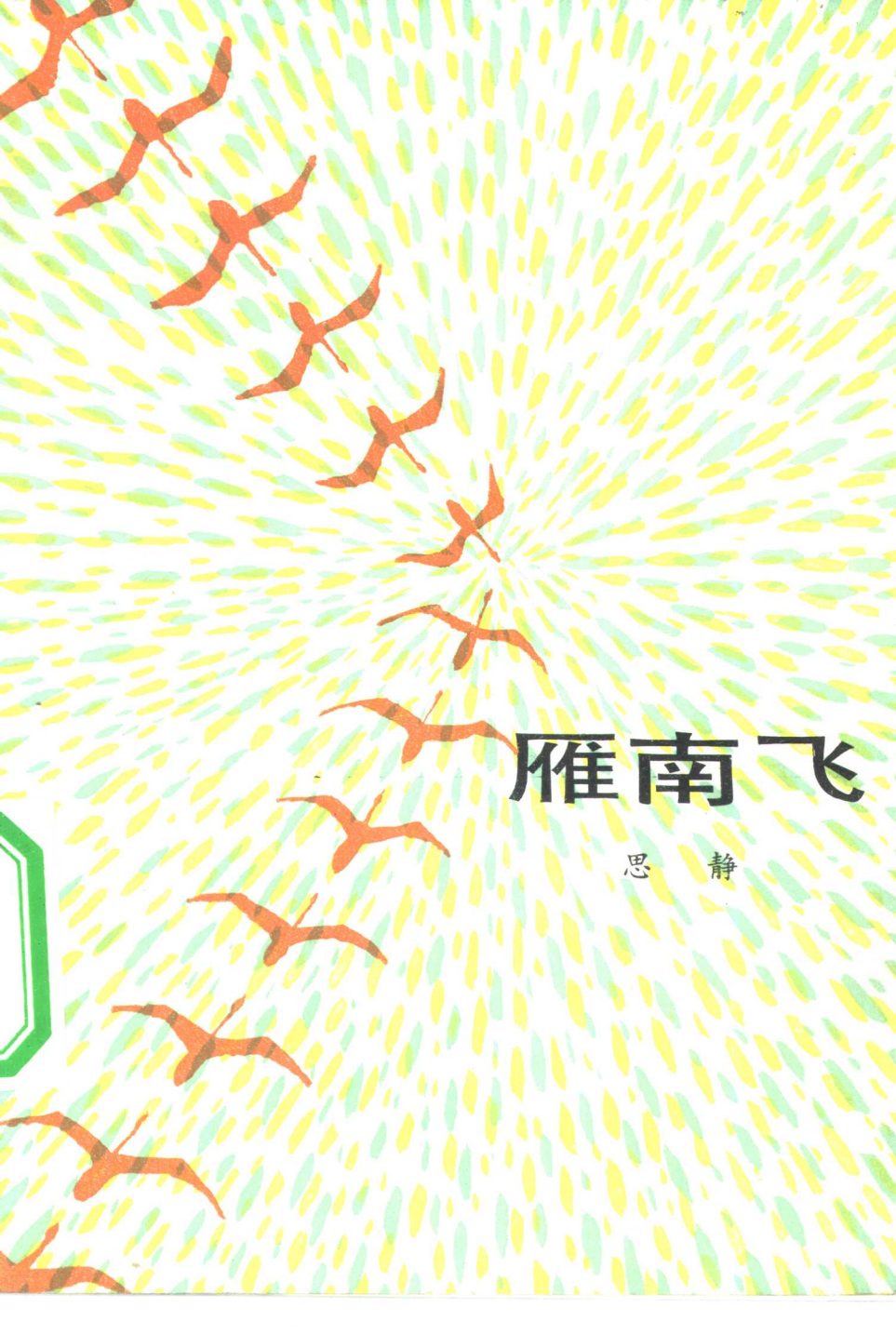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雁南飞

思 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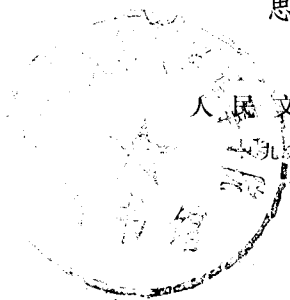
2 039 1127 7

雁南飞

思 静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。它以婉转流畅、充满感情的语言，讲述了女主人公赵芸二十几年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，从而反映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广大知识分子抚今追昔，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激动心情。

作品采用第一人称，比较细腻地描绘了主人公憎爱分明的性格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

责任编辑：杨 柳 王鸿谟

雁 南 飞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15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13}{16}$ 插页 2

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3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3588

定价 0.67 元

我又梦见江南老家了。

仿佛是一个深秋的傍晚，彩霞映遍群山，我刚走出家门，便飘然而起，悠悠荡荡，离开了我们这个小山村。天空美极了，镶着金边的云朵从我身旁掠过，伸手就可以采摘；一行行征鸿在我身边低鸣，仿佛能听到它们鼓动翅膀的声音。我飞呀，飞呀，越过一道道山，山上山下缀满了红叶；看到一条条河，碧澄澄的秋水在落日的余辉里泛着银波。我不再是鬓发斑白的老太婆，而是一个恢复了青春活力的青年。我自由自在地飞着，只要我愿意，我可以飞上金紫交辉的碧霄，遨游天庭。不过我不想去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——江南，我的老家。

我落在船上了，还是那种带栏杆的绿色拖船，这种船在江南水乡屡见不鲜。船上的乘客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浪花拍击着船舷，拖船减慢了航速，就要靠岸了。

我离开这里已经很久，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，没有什么变化。富春江碧蓝碧蓝的，闪烁着粼粼波光；江上洁白的水鸟飞翔着，发出单调的叫声；南国的燕子，成双成对，一会儿盘旋水面，一会儿直刺苍穹。在夕阳映照下，大江西岸的春江冶炼厂烟囱林立，平静中透出一派生机。

我该上岸了，乘客们早已离去，船上只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。我举目张望，见离船不远的一个人在焦急等待着什么，他手中捧着一束水灵灵的红豆花。啊！是他，是我久久想望中的他！他身边站的是我们那个刚满周岁的小宝贝。儿子满头髻发，白白的小脸蛋，他眨着黑亮亮的眼睛，蹒跚着向我走来，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喊着妈妈。

不，岸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我一去十二年，音信杳无，他怎么能想到我今日今时突然回归呢？我的眼泪扑簌簌落下来，禁不住长叹一声：

“唉！芸儿，你不该回来啊！”

我在富春江边辗转徘徊，不知不觉间，一轮明月从云山间升起，还是象十二年前那么大，那么圆，江岸笼罩在一片轻纱般的雾霭中，显得神秘而幽深。我借着月光，眺望远处那隆起的小山，眺望山脚下那栋房子——我昔日温暖的家。

就在这座房子里，我曾经与他晨夕相伴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

房前，金桂飘散着馨香，迎窗的书桌上，书籍图纸摊得满满的，花瓶里是一束红豆花……可是，人呢？公公，宋春，红豆，他们在哪儿？

风寒，月冷，我顺着那条熟悉的石板阶梯路，在水声如泣的富春江边久久留连，一支婉转缠绵的歌在我耳边悠然响起——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……

……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谁在唱？我四处寻觅，不见一人踪影，那如丝如缕的歌声却幽幽不断。我身不由己，随着声音前行，待歌声骤然停止，我定神看时，才认出这里就是我和宋春海誓山盟的长生崖头。

我又惊又喜，环顾四周，只见一个英俊的青年，从桃花林里向我走来。

我愕然问：“你，你是谁？”

他扑进我怀里，“妈妈，我是红豆，你的儿子！”

“红豆？！你爸爸呢？”我心头热浪奔涌。

“他……在那里。”

我顺着红豆的手指望去，见桃花林下，一座新坟，坟前碑上，“宋春之墓”四个字历历跃入我的眼帘。

我的心好似被撕碎了一般，泪雨纷纷，悲痛欲绝，我大声呼喊：“不！不！这不是真的！这决不是真的啊！”

……

“哎哎，红豆她妈！芸姐，你醒醒！你怎么啦？”

我被丈夫摇醒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泪水打湿了我的枕头，我还在止不住地抽噎。

“做恶梦了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”我勉强回答。

女儿红豆也惊醒了，她爬过来，擦着我脸上的眼泪，娇声问我：“妈，你做啥梦了，还哭？”

我用颤抖的手搂过我的女儿，让她的小脸贴着我布满皱纹的面颊。我怎么能把梦中事告诉敬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呢？

我无法重新入睡，纸窗上洒满了白光，那是八月里月经中天，而不是黎明的朝霞；院子里秋虫鸣叫，更给这北国山乡之夜添了几分静意。

丈夫和女儿睡着了，听着他们均匀的气息，我禁不住百感交集，泪水又涔涔而下。

二

我已经是四十三岁的人了，看上去也许比这个年龄还要大些。我的头发已经花白，手脚也不那么灵便，旧日的创痛，使我常常精神恍惚，如痴如呆，若是受到突然刺激——兴奋了，激动了，气恼了，还会心慌气短，甚至疯疯癫癫。我常常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什么用处也没有的废人，就好比一炬残烛，说不准哪一天被大风一吹，就会化作一缕青烟随风而散。若不是二姨对我亲如儿女，丈夫对我体贴入微，女儿对我关怀备至，我简直就没有再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

心。

“躬耕本是英雄事，老死南阳未必非。”十几年来，每当我愁云满怀、百无聊赖的时候，陆游的这两句诗给了我不少慰藉。我的心绪渐渐平静，在这个温暖和睦的家里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。

只是，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我却常常无端地想起王荆公的一首小诗：

京口瓜州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

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

我实在记不得念书的时候老师是怎么教我的了，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个解法。反正我有自己的解释，这解释既是显而易见，又是愚不可及：第一句“京口瓜州一水间”那个“水”字，我认定是富春江的水；第二句“钟山只隔数重山”的后一个“山”字，我知道那是指横山；第三句“江南”二字说到了我的心坎上，使我倍感亲切；第四句的“明月”含义可就深远了，我这半世生涯紧紧和明月联系在一起，充满了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。还有那个“还”字，我对它怀着无穷希望。

我就是这样如痴如迷，可是，我心里也十分清楚：彭德怀的冤案翻不过来，我就甭想有出头之日。于是，我又常常感到灰心丧气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春风真正吹绿了江南，我这个无辜的罪人又兴奋又激动，我那平息了的感情波涛又翻腾澎湃了。我真想乘清风，沐明月，飞回江南，去寻找我失

去的年华，寻找我亲爱的宋春，亲爱的儿子！可是，我又怎么能抛开年老的婆婆，体贴的丈夫，聪慧的女儿呢？

我的情绪变化首先被女儿觉察了，她好几次仰起小脸天真地问我：“妈，你的眼睛变了，变得又黑又亮的！”

听了女儿的话，我心中涌起说不出的辛酸滋味，言不由衷地说：“傻闺女！妈妈老了，眼睛花了！”

“真的嘛！不信你拿镜子照照。”女儿眼睛一眨，我脑子里呼地闪过一个男孩子清秀的面庞，那是我的儿子红豆，十二年前，他还没有这么大呢！

“妈呀，是不是给姥爷姥姥平反你太高兴了？”

是啊，县上开那么隆重的大会，给我的爸爸妈妈平反昭雪，我怎么能不高兴呢！我夸奖女儿：“乖孩子！真聪明！”

不久，我发现丈夫变得沉默寡言，婆婆也常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我，我心中有愧，只得躲闪着她的目光。

“芸儿变了。”一天，婆婆毫不留情地说。

丈夫出来给我解围：“心情好了，人也有了精神。”他转脸问我：“是不是？”我勉强一笑，点点头。

婆婆说：“从打你回来这些年，还没有这么欢喜过。看着你们欢欢喜喜的，妈打心眼里乐。”

我怕婆婆再说出别的话来，赶紧打岔：“妈，如今党的政策这样好，今年眼看又是个大丰收，您不也高兴吗？”

婆婆反而心事重重了：“我高兴。可这世事一变，我就怕南方来信叫你回去。我是快入土的人了，咋的都行，他们爷俩怎么办呢？”

到底扯到这上面来了。我不能让老人这么担惊受怕，我说：“妈，芸儿在患难中来到这儿，您和表弟对我好，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尽，怎么能丢下您和他们爷俩不管呢！”

婆婆脸上终于有了喜色：“那，芸儿……我就放心了。”

我那淳朴忠厚的丈夫也笑了。十二年了，虽然是半路夫妻，却也患难与共，非比寻常啊！

话好说，做起来真不容易，更何况在这“西风紧，北雁南飞”时候，我的心情往往特别不好。

小秋收的季节又到了。俗话说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，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靠山养活，纵然庄稼有时歉收，漫山的野生浆果总能聊补无米之炊。道理虽然简单，前些年可就行不通。那时候大家都得没日没夜地挖大寨渠，修大寨田，更有什么人造小平原之类的坑人名堂，男女老少，疲于奔命，谁采山就扣谁的政治工分。光扣工分还不行，还得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，开批判会。所以宁可让野果烂在山里，自己穷死，谁也不敢冒那个风险。今年政策不同了，包产到户，男人们宁愿起早贪黑，也不能眼看着到手的钱不拣。我仔仔细细盘算过：婆婆年纪大了，我牵累她吃了不少的苦，今年无论如何要给老人家换个里外三新；丈夫快进四十的人了，新近又选上了生产队长，外出开会，人前人后，再那么破破烂烂的，我这脸面没处搁；我那红豆女儿已经十一岁，爱唱爱跳，天真活泼，虽然没有跟我要这要那，有时却忍不住诉说谁家女儿鞋样好，谁家闺女衣式新。我这做妈妈的，也该让孩子稍许称一点心。此外还有腌咸菜的盐钱，点

灯的油钱，丈夫的零用钱和女儿买书买本子的钱，都得出在这里。我精神好了，身上也有了力气，只要全家人欢欢喜喜，我就是苦点累点，也心满意足了。

这些日子，我每天上山，采摘山葡萄，元枣子，还有山丁子、山里红、山核桃什么的，供销社正在大量收购这些东西。

我们家乡这山，连绵起伏，重重叠叠，景色和富春江不同，树木和花草也很不一样，这里常见的是柞树和白桦，前者老成，后者姣娆，比南国这些老态龙钟的桩子树强多了。再就是身强体壮的椴树和槐树，给人以勇气和力量。我每每以它们自慰，觉得北国的树木和人都应该有不畏强暴、不安于命运的性格，不能象富春江边的拂风杨柳，纵然婀娜多姿，却经不起风狂雨骤。不过我时常怀念南国的竹子，如果移来，笃定锦上添花，只怕它们耐不住风雪严寒。至于花草，我们这里显得差劲儿，但有一种小小的“勿忘我”倒也别致，这种蓝色的小花，姿色平平，却楚楚动人。不过我可不愿意多看它一眼，我一想到“勿忘我”三个字，就有点惴惴不安，好象是做过什么亏心事。

我们家乡的天，一到重阳九月，天高气爽，不象南国秋天那么雾濛濛的。这些年，不管我喜也好，愁也好，北国的秋阳总是暖烘烘地照着我，就象一位慈爱的母亲，在我的创口上轻轻抚摸。江南的秋天若是也这样明媚就好了，我绝不至于好几次都错过了赏月时光。

我爬上一架梁，山高风扑面；我走过一道坡，泉水响淙淙。渴了吃一串野葡萄，酸甜可口；饿了吞一把元枣子，又软

又香。累了，便在落叶黄花的山坡上坐下来休息。我望北雁南归，雁叫声声心欲碎；我看彩云悠悠，彩云一去不回头。于是我想到了失去的岁月年华，想到从前的亲人和孩子，想到自己充满酸甜苦辣的半世生涯，也想到我脚下那个白云遮掩的小村庄。

我忽然记起杜牧的一首小诗，那是，

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

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
那是哪一天我记不准了，反正不是一九六八年底，就是一九六九年初，我在村中游了两个小时街，敲锣敲得手腕子都麻木了，但我很卖劲儿，因为表弟事前透风给我，说是生产队研究过了，如果表现好，态度老实，以后便不再让我游街。我游街回来，又冷又累，一走进我暂时栖身的小屋，赶紧把门闩上，想上炕睡一会儿。我刚躺下，就听见敲门声，赶紧跳起来拿棒子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怕批斗游街，因为村中人多多少讲点乡亲情谊，不象工厂的造反派那般凶神恶煞；却怕那几个常常来胡搅蛮缠的无赖光棍。他们嬉皮笑脸，动手动脚。我硬了，他们说我“对贫下中农怀有刻骨仇恨”；我软了，他们得寸进尺，难料会干出什么事来。不过这一次我弄错了，原来是表弟在外面轻声喊我：“芸姐，是我，你开开门。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刚想睡一会儿，又让你给搅了！”

表弟没生气，隔着门缝告诉我：“刚才队委会研究过了，说你今天表现特别好，今后不再叫你游街了，我是来给你报

喜的。”

自从我回乡受管制，吃的用的全是二姨家供我，说是靠二姨，其实都是靠表弟，因为二姨家只他们母子俩。我就是再累再困再心烦，也不能把表弟拒之门外呀！我赶紧放下棒子开了门。

表弟比我小五岁，人很老实，长的也不错，只因家里穷，二十七八岁了，还没有成家。这在一般农村，是件火烧眉毛的大事了；可我们这个小山村，又偏僻又穷困，三十好几找不上老婆的多着呢，所以并不怎么引人注目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表弟在我面前有点不同一般。至于怎么不同一般，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反正有点傻乎乎的，常常显得很不自然。

大概是头头们的决定使他太高兴了，他满头大汗，一进门就笑盈盈地说：“表姐，我给你带来一样东西，你保准喜欢！”

我强打精神问：“是信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我说：“我猜不出。”

他见我无情无绪，便从大衣袋里掏出一本破书，一边递给我一边说：“你瞧这是什么？”

我一见到书，自然喜出望外。在那个“焚书坑儒”的年头，除了“红宝书”和那些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烂文章，别的书休想见到。多年来手不释卷的我，多么想读书啊！我细看那书的封面，是一本《杜牧诗选》。我高兴极了，把心底的感

激笑到了脸上。

“哪来的？”我问。

“学校张老师的。千万别让别人看见啊。”他说。

我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赶紧点头答应。随手一翻，正是这首《山行》，我禁不住念出声来。

表弟见我高兴了，便动手抱柴火帮我烧炕。我看着他结实、宽厚的背影，深深地体味着他那一片心意，多好的人啊！我禁不住叫了一声：“表弟，谢谢你！”他回过身，局促不安地望着我……

可是此时此刻，在这野果累累的秋山上，我为什么又想起这首诗来呢？

我由那孤单单的小屋回到孤单单的现实之中，坐在深山老岳的一棵槐树下面，形单影只，连个伴儿都没有。其实，自从丈夫当上生产队长，我的境遇已经大大地改善，人们开始用尊重的目光来看我了，可我仍然独往独来，很少和村里的人们打交道，因为我还戴着个“反党分子”帽子呀！一想起这顶帽子，我就满心委屈，满肚子气。我出生在革命家庭，十四岁入团，二十岁入党，十几年北去南来，对党对人民忠贞不二，竟成了“反党分子”！连我那抗联战士出身，革命一辈子的父母也成了“反党分子”！

过去，我也同别家女儿一样，穿着打了补丁的衣裤，梳着两根小辫子，我们感情交融，亲如姐妹。而现在却仿佛一道无形的墙把我和乡亲们隔在两边，这只是因为我说了几句实话呀！从小，父母、老师就教育我爱祖国、爱人民、诚实、

勇敢，我这样去做了，为什么竟落得这般可悲的结局！

过去，我是命运的宠儿，是姐妹们羡慕的对象，“啧啧，看人家芸儿，在北京上大学！在杭州大工厂工作！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！真是人比人，气死人！”可后来，芸儿突然成了反革命分子，被押送回来了，每天敲着小铜锣游街！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里，谁还敢和反革命分子来往啊！即使在独木桥上碰见，也要互相避让三分。我是多么不幸！生活是多么残酷！我常想，如果我的父母没有上山当抗联，或者以后没当官；如果我的舅舅没在沈阳开杂货铺，或者他身边有小孩，那我就不会跑到沈阳并且读了十七年书，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种种倒霉事。可能，早在东北光复之前我就躺在万人坑里面了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就好比花丛中一朵蓓蕾，在它尚未开放的时节不幸脱落了，有谁会注意到它呢？……

唉！事情过去了，牢骚话是说不完的。如今党中央已经拨乱反正，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。只要政局稳定，国家富强，人民幸福，我个人的冤屈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三

本来，我身体好了，干活麻利了，脸上也有了笑容；婆婆和丈夫听过我那番言不由衷的表白以后，也放心了。今年年成好，政策又宽，可以说是五谷丰登，百事如意，全家都欢喜喜的。可我偏偏做了那么一个思乡梦，我的心又乱了。

在家里，我痴痴呆呆，常常拿起筷子忘记碗，喂了小鸡不喂猪；上山来，我触景伤情，又哭又笑，若傻若疯。雁南归，我问它是不是去富春江落脚？黄花落，我疑它是不是南国秋菊？多少次错把山泉长流水当成娇儿思母泪；有几回又把北国葡萄架认做南国相思藤。但若当真要我重返江南，我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

白露过后，严霜铺地，再也见不到芳草和鲜花了。万木凋零根不死，草衰花谢待春发，那我芸儿呢？即使春风又绿江南岸，可我那逝去的岁月年华却如彩云悠悠，永不回头了啊！

我常常想，自己不会活得长久了，我清楚自己的心脏有毛病，大脑也有严重问题，生命之火随时都可能熄灭。但是我不甘心，我受过完整的教育，勤恳上进，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，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，仅仅四十三岁的我，难道就不能稍有贡献吗？

一想到这儿，我的面前就会闪出两个魔影：一个是冬瓜脸、公鸭嗓、“能征惯战”的“司令”牛镇国；一个是肉眼泡、重下巴、投机叛卖的赵干。我不愿意提起他们，因为我的创口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平复。

有时回忆是难免的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往事都要顽强地在你面前展现，纠缠不休。每逢这种时候，我使用另一个人去驱赶和代替。这人在我心目中是美的圣杰，高尚的化身，人类道德的无愧典范。对我来说，无论怎样搜索枯肠，都找不到最恰当的词汇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。事实

上，我很知道他不是十全十美的人，我可能夸大其辞了。他不是万能的上帝，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天才，而只是一位共产党员，一位慈父，一位普通的工厂领导人。

啊，我们的杨子丹厂长！如今您在哪里？

可能，您已经含恨九泉，惨死在“史无前例”的密室酷刑之下；也可能，您熬过酷暑严冬，迎来了百花盛开春满园。可能，您已经实现夙愿，在儿女成行的家中幽居养老；也可能，您官复原职，或有升迁，正如老骥伏枥，指挥新的长征。那，您还能记得我赵芸吗？那个倔强正直、勤勤恳恳的党委秘书，一个坚贞不阿、风华正茂的共产党员。

人说为官者不系前情，容易忘却往事，这倒也罢了。那么为民者呢？海誓山盟统可忘，全不记一日夫妻百日恩？宋春啊，宋春！彭德怀大冤案已经平反昭雪，你万不该不替我赵芸鸣冤叫屈！

还有我那善良贤慧的二婶，你也把芸儿忘记了吗？到现在赵芸可还记得你那一曲悠扬婉转的《水调歌头》！

记忆象桥梁，把岁月沟通，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竟然那么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，就连许多生活琐事，细枝末节，也历历在目，令我感叹不已，惆怅留连。那仿佛是昨天或者前天，短暂如一瞬，刚刚从身边溜走，然而这却是我的半生生涯啊！

当然，与那些比我更加不幸的人们相比较，我的遭遇算不得什么。十年动乱，我一没丧生，二没致残，三没坐牢蹲监，只是被命运之神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。我的母亲才